

宋文憲公全集

冊
古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1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六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尙何望其能却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騖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歎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

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爲經經之爲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闇弱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咸得翦夷之始有輕睨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卽皇帝位於是修明庶政綏撫遠夷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煩蘇威李德林之屬調馭於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規模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擣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

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爲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爲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爲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烝庶御龍舟而般游無度自以爲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互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元菟之野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斂而民益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王薄發長白張金稱聚河曲林士宏據九江杜伏威掠江淮翟讓出陽城似此之類不可勝計而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之幸猶自沈湎聲色惟日不足度其不免乃欲摩頸自斫卒致血濺御衣而身亦隨殞非天下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當其指麾羣雄叱咤之間風駭雲流而混六合於一家何其雄也身死肉未及寒而邦國蕩覆子孫誅戮殆盡反不如弘農一布衣時又何其削也君子論禍敗之幾不起於煬帝之日而基於高祖之時何也蓋天下大物也可以德持不可以力競使高祖以德結人心雖煬帝昏荒之甚其敗亡未必若斯之速也夏有太康殷有雍己河亶甲周有幽厲而宗祀不絕者以禹湯文武之德未斬也是故采章文物不足爲之盛金城湯池不足爲之固長鎗大劍不足爲之利士馬精強不足爲之勇玉帛充牣不足爲之富其足以賴而長存永治者非德何以哉惜高祖不可語此

徒以力競也悲夫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概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圓十爲方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圓十爲方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

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爲劉取太乙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圈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卽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旣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旣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象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爲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班固以洪範

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爲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楊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質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譌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議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櫨二尺中析之一剜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剗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櫨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蓊蔚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顰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爲人也荊州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

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烟海莫不賴其元精嚙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渣滓約其支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鷺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逮逮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卽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馭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畜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爲世法行足以爲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弗要於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

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班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人不足爲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苟卿謂儒有大小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媿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臯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遯跡林垌槁木其形儲思於玄玄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撓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悵鶴駕其已遠羣行雲於紫城於是謁玄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縛秦之盧燕之函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琅笈有所祕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玄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爲予詔之玄素先生曰上堪下輿二氣與俱漚鬱呖蕞鴻

網傑池運行不已詘信以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譽其素災異紛蕤維人之
生法乾之樞肖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晝動夜旋繇延若絲一萬三千五
百有奇執神之麾幹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爾勿驅迅焉弗馳勿抗而
崇勿按而庫純乎玄潛盜如春熙儻失其養朋慮所移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
睢無際涉歷渺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玄學盡慎所之仙華生曰
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玄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
之木紛溶籥簾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渾膠盤東達滄瀛者以其
源也息之在人也亦然離離幽幽如器斯盛旭旭許許如橐斯鼓不西不東宅
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脢蠻所謂太
乙之晶中黃之扁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和之所烝皆於是而大
凝鄴鄂既立陰陽闔闢玄嬰載皇與炎襄羊赤蜺如璫扛於玄門以九儀爲車
以六氣爲轅策玄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騫歟然而神有弗授人
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墮下愚聞之斥以爲非或流旁蹊忘彼九馱十架七
棋八石六芝烹汞煎鉛嚙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
以無爲仙華生曰質具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
與造化戾耶玄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曷爲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
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薊

公汝南爰支九息青谷三鍊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燠火遇風其消必疾玄石沈淵千齡不泐嗇則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至矣予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彙君子之所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戢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玄素先生慨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諸子辯并序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由或鑿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曷爲辯之解惑也

鬻子一卷楚鬻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者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邈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監曲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

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其稱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圖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封禪至問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予家又亡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元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溺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旣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裕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矣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一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

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申韓鞅斯之列亦有間乎曰申韓鞅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俑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士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闕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斂守退藏不爲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貽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聃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置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爲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玄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咒法籙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鉏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駟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譌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

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卽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卽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卽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卽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弘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僞以爲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托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爲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爲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夕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旣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卽定之所爲也閒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藥女